

長行。長行聞之曰。今受天下之兵。雖有金城不可守。吾欲自殺。以免無辜。不須守備也。一城聞之。感服。勇士武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召福島氏臣村上某。真鍋某。及長行。祿之。一日召三人。問少來戰功。村上真鍋各陳其功狀甚詳。悉一坐傾耳。次至長行。一無所陳。曰。臣初稱與一郎。仕木村常陸。以鬼玄蕃稱。仕福島正則。將一面守鞆城。君以是看愚臣平生。安藤直次侍側。稱曰。可謂要言不煩。武邊

咄聞書

熊澤半右衛門尾張人。父曰平三郎。初仕柴田勝家。勝家亡。仕福島正則。為步卒隊長。熊澤了介正則之得罪也。從在江戶幕府。遣兵圍其第。第中士皆逃走。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自變。羞膳。正則切齒欲出戰。半右衛門諫曰。縱令臣等從君出戰。徒為亂兵所辱。不如自殺也。正則乃止。既而宥死。徙信濃。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。武將感路有訛言。半右衛門欲死難。正則感嗟憾。初不識其人也。後去仕中納言水戶侯。事跡考

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。正則在江戶得罪也。新右衛門為女保。謂正則曰。若兵侵逼君。自為圖至。閨愛則臣能處置之。縱火匿其屍。而後臣殉之。君勿勞慮。及正則宥死。徙信濃。新右衛門去隱京師。以是名顯。諸侯爭召之。辭曰。臣年踰七十。不足復用。故人或勸為子孫計。新右衛門曰。無功食祿。恥莫大焉。禍自是生矣。使我子孫受素餐譏。非愛子道也。竟不仕。終于京師。武將感狀記

可兒吉長。稱才藏。尾張人。初仕豐臣秀次。後有故

美濃守氏規

去仕福島正則。食祿七百石。武邊咄聞書按關東古戰錄吉長作吉晴

云吉晴初仕佐成政。又仕織田信孝。後仕三好秀次。長久手之役後。去仕福島氏。吉之討北條氏也。吉長從正則攻韭山城。城將北條氏規出拒。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。諸軍繼之。氏規乃退入城。吉長追之。城兵急闔門。吉長投槍。槍竿于門。不得闔。吉長奮進爭門。會槍折門闔。矢砲霰發。吉長被創。與丹波等俱退。正則賜薙刀賞之。且戒曰。自今持重勿輕進。古戰錄關原之役。從攻岐阜。拔之。進屯赤坂。

樹竹柵守之。與西軍相對。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。副以一壯士。壯士謂吉長曰。請行柵外。吉長曰。敵矢砲可慮。不如行柵內。壯士以為怯。不從。獨從柵外往。既致命。吉長乃欲從柵外還。壯士色變。舉蹙曰。吾殆為矢砲所中。請行柵內。吉長曰。嚮吾欲與子俱。顧未達君命。即殞命。不忠莫大焉。今既畢使事。死不足愛。壯士止之。不聽。獨從柵外還。復命。武者。是時。東軍諸將皆休戰。以俟。東照公至。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郎。善騎射。一日。近福島氏營。調

馬賈勇。吉長見之。乃掇同裝甲。躍馬馳出。與源五郎搏。兩軍注視。吉長終斬源五郎。奪其馬。騎而近西軍。盤旋數回。西軍認鎧馬之色。以為源五郎也。既而縱其馬。復騎已馬還。兩軍大呼。正則怒其犯令。拘吉長管中。無幾。東照公至。正則獻首級。公歷觀至源五郎首。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。公深嘉吉長膽勇。召見特宥其罪。正則在旁。叱吉長曰。汝以犯令。終無涓埃之功。吉長對曰。臣自獲罪。自分誅戮。以為死一耳。與其死于刑。寧死于敵。是

以常潛出戰。每獲首級。輒挿竹葉鼻耳中。棄去。顧少年輩收拾。既獻之左右矣。檢之。果得十七首級。公稱嘆曰。自今宜稱笹才藏。由是笹才藏之名顯天下。武者物語頭書。按笹國字竹葉也。既而東西軍大戰于關原。正則為先鋒。吉長以隊長從焉。井伊直政護公子忠吉。過正則陣前。吉長見之。下馬橫槍呵曰。犯令踰先鋒而進者誰。對曰。公子下野守。井伊兵部親為斥候也。吉長曰。斥候不可多兵。直政乃附兵其將木股某。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。

陣吉長與福島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。責而者草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。亦驍武。吉長每獲祿多。少必割半予之。吉長年老益健。跨馬馳驅。勝少壯輩。素信愛宥神。常曰。吾必以愛宥祭日死。及期潔齋。著甲佩刀。倚胡床而終。世以為異。咄聞書小田孫兵衛。性果斷而貌醜瘠。初仕毛利氏。不見遇。去遊廣島。寓福島氏。臣村上彥右衛門家孫兵衛。素善筆札。彥右衛門心異之。一日謂國老福島丹波曰。客有小田孫兵衛。其人姿貌不揚。然善翰。

墨公宜舉之。丹波諾而未果。會福島正則在江戶。得罪國除。幕府使者來收廣島。眾議喧然不決。孫兵衛謂彦右衛門曰。初吾以子為可與謀。今何決事之遲也。今日之計。唯有背城一戰。不克則割腹而死。何紛紜乃爾。彦右衛門壯其言。語之丹波。丹波歎息。城守之議始決。乃作書。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。正則深嘉其義。署牘背遺孫兵衛。褒獎之。爰諭丹波。以致城後。不知其所終。勇士物語一言。智將名言集。

論曰。福島正則之事。固無足道者。而其臣福島丹

波大崎長行。熊澤半右衛門。林新右衛門。當其貶遷流離之間。各能執義守職。所謂疾風勁草。無慚臣節。亦安可使其湮沒不顯哉。可兒吉長。以竹葉證首級。小田孫兵衛。臨變決計。皆可謂奇男子矣。尾關石見。長尾隼人。與丹波俱為福島氏老臣。皆以驍勇聞。而石見隼人事蹟無所考。惜矣哉。

上田重安

上田重安。稱主水。為人短小而勇悍。關原之役。屬石田三成。得罪。削髮號宗古。依淺野幸長。幸長給

祿一萬石。終為淺野氏臣。明良重安素以嫺茶儀

知名。幸長嘗修若山城。羣士皆輸作。重安身服梯

黃綿短襖。抹額與衆周旋。衆見之。嘲嗤曰。我公亦

大家哉。置萬石茶坊主。幸長聞之。召重安。賜佩刀

曰。聞有嘲卿者。慎勿措之胸中。國家有事。其以此

樹殊勳。重安受刀拜謝曰。苟有緩急。臣必濺血于

刃。以報鴻恩。衆又嘲之曰。宗古所謂刀血。非鼠則

貓。重安不與較。責而大坂之役。從幸長子長晟。赴

和泉。初大坂誘紀伊人。乘虛起兵。欲夾擊之。四月

但馬守長晟幸長弟也幸長養以為嗣

團右衛門直之  
大隅守高綱

六郎兵衛尉重政  
大學則綱

長晟分兵。逐救。退次檜井。大野治房率兵萬五千

追躡。抵貝塚。塙直之為先鋒。來迫檜井。重安與龜

田高綱殿。健鬪。擊直之。各傷而退。長晟回騎。赴援

重安。裹創復馳。與高綱等戰益力。終破之。獲直之

及淡輪。重政。岡部則綱等。治房走。難波重安獻首

級於麾下。長晟嗟嘆。於是重安出衆中。颺言曰。公

等嚮嘲我。以茶坊主。今日一番槍。非茶坊主而誰

衆默然。無出一言者。責而者草。按本書。檜井之戰。主水獲敵將山縣三郎左衛

門。未知  
是否。



川村權七

川村權七。加藤嘉明族將也。朝鮮之役。從嘉明攻唐島。奪虜船有功。秀吉譜嘉明之從。東照公東征也。命佃一成。堀部主膳。及權七留守正木城。會石田三成起兵。將收東征諸將。拏在大阪第者。徙之城中。嘉明夫人亦與焉。主膳欲往而護之。航海如大阪。路梗塞不得達而還。權七慨然欲往。衆咸難之。權七矢曰。此行不能達者。不復生還。乃航至大阪。城中使者方來。促夫人甚急。期以明日。權七急

正木城在伊豫溫泉郡

式部少輔明成

修守備。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。三成懼。徙質議即止。以故得免。既而毛利氏將宗戶某。曾根某等。來攻正木。一成主膳擊卻之。事平。權七與一成爭留守功。嘉明諭權七曰。一成我之老。汝我之族。宜讓功。老臣權七怨望。致仕而去。嘉明怒。錮諸其所之。大阪冬役。嘉明留在江戶。子明成從。東照公赴大阪。權七聞之。往謁嘉明曰。聞嗣君新從軍。今老臣皆既沒。無一可使從嗣君者。臣願從嗣君。致死以償過。嘉明大喜。待權七如故。慶長軍記。正木

城武德安民記及外史並作真崎城常山紀談作  
 松前城按常山紀談權七以護大坂邸功賜二百  
 石權七懷望出奔嘉明怒捕之權七逃匿山中  
 及大坂之役作嘉明被疑留江戶有流言第中恠  
 恠權七聞之欲死難夜潛往謁嘉明悔過謝罪嘉  
 明大喜待權七如初第中如得一強援嘉明寵之  
 賜祿八千石尋病死後嘉明從會津思權  
 七曰使川村在吾令掌政與本書不合

佃一成

佃一成稱次郎兵衛加藤嘉明臣也朝鮮之役從  
 嘉明航海攻唐島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  
 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挺倒之海中一成素善  
 泅其臣熊谷某授薙刀幹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乘

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為最關原之  
 役嘉明從東照公東下使一成及加藤內記等  
 留守正水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  
 三千入伊豫來攻正水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  
 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  
 部等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時藤堂氏  
 兵守大洲城許出援城中大喜一成曰敵雖衆以  
 義守之以謀擊之何患不克不幸不克即死之假  
 人之力雖克可耻也乃辭之一成聞疆內有叛者



贈酒敵營。密募民之慧黠者數人。質其妻子。予金。餽遺敵營。縱反間曰。自嘉明領正木。政苛民困。今大師臨我疆。百姓莫不悅服。且嘉明之東也。盡精銳自從。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。而佃一成卧病。一城無鬪志。將遁。毛利氏兵聞之。益弛備。其一人潛歸報。一成曰。可也。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。爲標幟。令曰。斬敵勿取級。聞螺而退。夜從間道襲敵營。縱火民家。敵兵擾亂。一成提薙刀督戰。大破之。斬掃部。身被創引退。旣而兵庫來攻。內記出拒之。

于道後。一成歎曰。吾與病死於床。母寧死於原野。廼裏創而起。多作紙旗。張疑兵。驅城下民赴道後。毛利氏兵望見。以爲大援至。卽引去。及事平。嘉明論夜襲功。一成不言其功。鞠虜得寶。嘉明乃賜鎧。益祿六千石。曰。不失正木。汝之功也。慶長八年。嘉明城勝山。徙焉。名曰松山。松山北築一寨。使一成守之。大阪夏役。從嘉明長子明成。攻大阪。有功。是歲。幕府召一成赴江戶。賜葵章服。寬永四年。嘉明徙會津。加賜一成一萬石。十一年。以病沒。

常山紀談本書

名節錄

卷之二

岡田氏藏版

正木作松前。今從慶長軍記。  
次郎兵衛一作四郎兵衛。

281  
2

名節錄卷之二